詩經偶箋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王風

平王微弱降而爲風幽王流彘厲王滅戲反得列于雅者何也幽厲暴虐猶及于諸侯故爲雅平王政教止及于畿内故爲風

周之所以王積風而爲雅周之所以東雅降而爲風

黍離

通詩不見一宗周字亦不見一宗廟宫室字只就黍

稷生感。不。須。一語道破如此自有無限感慨。且于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處。俱有含畜。行邁二句。只平說有謂行之靡靡以心之搖搖者。未是知我者謂我心憂詩意借知者以喚起下不知者。意旨自明。時講泥注中莫識已意。遂傳會之曰不知者固不知而知者亦不知我憂所在。尤屬蛇足。謂我何求惟其久留黍稷之間而不去也。不須點破宮室宗廟彼何人哉不斥其人。而追怨之意。更楚而深矣。

君子于役

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佸傷來日也雞棲于塒三句觸此二意生來但若合若離不可有所專屬耳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慨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沉迴縣邈不能已已然尚有思也至苟無饑渴無可奈何而庶幾其免于饑渴非幸詞也非願意也亦非非以此自解也思益深矣各末二句復提唱君子于役大有意味可玩

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杕杜魚藻之燕人皆以爲盛典而寵勞之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夫子見大夫妻此詩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　艸蟲殷雷平淡之思也君子于役哀傷之思也世有盛衰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所謂風也

君子陽陽

陽陽有氣象發舒之意陶陶有心志和樂之意執簧以聲言執翿以容言其樂只且只就上二句咏嘆之

安貧忘勞意總不消說出　敖舞位即所舞之地非
別設舞位也

注以爲前篇婦人所作此說沿習久矣然平詠詩詞
安貧忘勞既屬蛇足且如此一室中氣象和雅東遷
後安得有此晉申公曰景王好音士遂習音君子諷
之序亦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意其簡兮之流與余欲作此解玩諸說遂有獲
我心者故存此義

揚之水

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三章一意思處即是其怨處上之使下已絕父子之義故下之往役止深夫婦之情曹氏曰楚小于薪蒲輕于楚始薪次楚次蒲愈輕矣而不能流愉周之弱也

中谷有蓷

古之王者養民之生及其後也聽民之自生至于不能聽民之自生而又有以戕其生則民始有不聊生者矣中谷有蓷是也

蓷一名充蔚一名菴問能旱草也生下濕之地耐旱者枯生下濕者亦枯宇宙燔焦物產憔悴甚于莙華哀于萇楚矣泣甚于歔歔甚于嘆艱難不淑中無相原意何嗟及矣中無安命意總是深悲極痛之詞此詩合芣苢讀之至今令人欲淚室家相弃于仳傐中見之。

兎爰

國家氣運全在人才消長朝廷威德全在刑賞得失黨錮而漢亡清流而唐亡黨人之碑設而宋南渡大

都刑賞不差則人才不盡人才不盡則士大夫之正氣與國家元氣尚相維持千古興亡一一不爽𡚁愛而雅稚文武之澤遂斬然矣

我生之初尚無爲莫說好話此時已不成世界矣百罹稍推開說不粘定刑罰無吪不動而死也無覺無聰不知而不聞也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正是此意

葛藟

通詩以嘆己之窮爲主貴人意輕葛生于山谷在河

滸河涘河漘非其所依故以爲興莫我有覛之如無也句法

岸上面平夷而下爲水洗蕩嚙入若唇故曰漘

采葛

采葛託言以指其人猶泯之言復關也

葛生于初夏采于盛夏故曰三月蕭采于秋故曰三秋艾必以三年之久爲隹故曰三歲

大車

檻檻所聞也如菼所見也一時感靈氣欲不覺望而

生愳亦有郢都王温舒道不拾遺之意然相矢同宂淫心愈扇淫情愈深與行露野麕其致自別似巳爲后來連理枝鴛鴦冢作俑千古所以爲王風也

謂予不信謂我之言有不出於誠實者皦日在上足爲予証也

丘中

有麻有麥有李詞出於疑故所指無定處子嗟子國不必問是幾人或一人而名字異呼或俱借言或竟兩人總不足穿鑿也　　留我玼玖是寔話愳之不至

之子又賚于爾情、故貽之珮玖以結慇勤、殊覺有致有情、舊作既來而與其贈、既無意味、亦光景不象、

鄭風

緇衣

美武公也。桓公為幽王大司徒、幽王被弒、桓公死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父死其君、子定其鼎、當時列侯、固未有如鄭桓武者、既敝衣、復適館、既適館、復授粲、總是周人無已至愛、然其綢繆之意、終非弄三者所能盡、故曰好賢如緇衣。

天子之卿既朝而退服緇衣以聽政就服緇衣上說他相稱又說他恰好又說他安舒而德自想見此詩言好德却不露出德字止首一句微露之且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又可想見他意中摸擬之情適館授粲俱同此意俱非寔事

將仲子

畏非畏禮義也只怕人議論耳淫者之情至于無所畏而極有所畏猶非觴濫之日也　無踰二句詞雖拒而意則予之

叔于田

設不義而得衆閭里悅之此皆其私黨之言亦猶河
西之人以安史爲聖耳美者言其無可憎議也須各
照居人服馬飲酒看出仁者相周相卹煦煦相親好
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武者馨控馳驟力能使馬以
其衆相混處故見其仁衆共飲酒故見其好馳驟騎
射故見其武玩味此詩叔當日輕薄浮動如今貴家
游冶郎與閭里惡少呼朋引類徵逐比周宛然如見
夫慈母居中惡黨居外那得不亂身無理義交無正

上章于田不重引起之詞耳

人那得不死然服馬飲酒之儔足以死叔戕雞鳴狗盜之雄反以生孟嘗固在各人身分

大叔于田

通詩盛詞誇詡想見其深相傾接之意玩獻于公所一語或上爲叔自出田此爲從公出田耳如組如舞初出狩事與下鏊控不同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所謂如舞也火烈具舉焚林而佃也袒裼暴虎狀其武勇亦有不啻口出之狀無狃誇美中長慮既驚絕人之技又戒匪人之凶非徒戒之使勿爲也上襄雁行

與下齊首如手不作善御看轡者騁馬以從轡曲折有法如轡形然所謂逐禽左也控者馬行方速止之即止也縱者發矢時放手任其去也送者舍矢後弓猶隨轉向前如送矢然一縱便送其勢甚速非兩時事馬遲發罕釋掤鬯弓言叔從容得意如庖丁提刀而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還是誇美意多注中喜其無傷反膚淺矣　禽獸居之曰藪

合二詩觀之叔之負氣任俠下之背公死黨各從口中和盤托出已必非居無事者矣然叔之得衆如此

爲魏之信陵齊之孟嘗不足爲晉之桓叔衛之州吁亦不足何也其智不深其勇不沈結納皆亡命之人終不足以舉大事莊公識破此人弄之股掌中亦久矣桓志殺段固不足言漢文寔友愛諸弟不朝賜几杖不問殺辟陽侯不問警蹕稱制不問卒令以驕恣自敗損愛弟之名又知國家大体畢竟私情上稍姑息不得公義上稍寛假不得

清人

詩刺文公不重高克無節制上閔公二年冬狄人衛

在鄭河北故使高克禦之河上在彭在消在軸便有
爰居爰處之意在旁旁麃麃陶陶俱駟介言勿就人
言重英二矛長短不齊故其英英飾相重累也重喬則
師久而英敝矣將軍之車左執御右執兵將在中故
日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若士卒之車左持弓右持矛
中人御此詩作于既散之后而尚日翶翔逍遥作好
者詩人之婉詞也然不必補師散只隨文描寫其失
自見

兵國之大事弃之境上是以三軍之士戲也况君臣

相貳。更假之重兵優游歲月翺翔境土使克爲販扈
無將之臣。鄭之既已不在河北之狄矣。古今馭將從
無此法。故刺之。

羔裘

三章皆德稱其服。各章上下締合相稱意自分明。命
者所賦之性也。舍若以之爲安宅然。命既訓性不應
夾帶生死等語。混之注。未安。豹有武力之獸。以豹爲
飾故見其武非形容羔裘之狀也。司如司命司馬之
類。直亦非主諫君有危言危行之意。彥、文采顯耀足

以潤色皇猷勿訛聲譽上去　素絲以英裘三英古
之制也

遵大路

谷風棄婦遲遲于送畿之時祗自痛心飲泣而已遵
路摻袪娓娓故好淫者婉奕媚人光景自別

雞鳴

首四句賢夫婦莞簟之上彷皇問夜光景聲吻中一
一畫出

注云射者男子之事中饋婦人之職固也然翱翔而

出。鳧鴈而歸。杯酒勸酬。豈賢夫婦無窮生事。盡在于此。須知弋鳧鴈。亦不過治生中一事。特偶舉言之。宜言飲酒。全就其勞苦中。寫出德業相成。意氣相得。閨門中一段忻洽光景耳。說到偕老。宛然夫婦謀生。共圖長久。琴瑟靜好。宛然摶拊之間。刑于雅韻。洋洋盈至。女子生不踰閫。末以親賢取友。相規切。看此婦何等見識。何等胸期。有婦如此。儼然一良友明師。雜珮贈遺。固是緇衣之好。亦見其幽閒之德。不欲以鉛華事君子矣。　既致其來。思贈其往。故贈順則不忍疎

闕故問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報

有女同車

于瓊琚言其美色于將將言其德音各從其類也

翱翔車中衣服迎風飄舉之貌神女賦婉若游龍乘

雲翔又曰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

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閒雅也冶

容艷質多出于膏腴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

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瓊琚之珮所謂嫫作

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惡能閒雅乎

德音如霍小玉之引喻山河比誠日月皆是

扶蘇

淫者相調謔之詞狂且狡童總見相狎之意非眞以爲狂狡也舉止輕儇不可耐曰狂情詞詭誕不可信曰狡

蘀兮

此未得而急欲得之詞倡和相應相求之義也

狡童

若怨若憾若謔若眞情之至也以爲絕意者非以爲

婉意以求合者亦非

褰裳

說得淫蕩無耻之極大意與狡童相似狂童之狂也且與起作唾駡調笑語耳

丰

鍾伯敬曰叔伯卽前人望其復來申前約也看來似應如此說更合舊說無味

東門

上二句志所憚之居下二句志相思之意

風雨

聽雨聞雞此思者最無聊之況也兩人在室言之遂爾津津可知境以心造云胡二字懽幸之極或以爲淒淒喈喈極道無聊之景旣見君子皆預擬之詞似更好

子衿

禮不珮青玉而曰青青子珮者珮玉以組綬帶之

揚之水

流緩則浮沈而不去儔寡則依戀而不忘二者皆有

綢繆之意總是興其情之相親而欲其無相間也古令男女情深往往于眤枕伍𢡟時援托鄙誠長恐箧笥見捐貝錦中作此正其鍾情極處未必有他志而急自解也

東門

聊樂我負聊且與娛二聊字中澹泊寧靜識得破守得定

茶英茶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如雲縞麗可觀如茶輕白可

愛

蔓草

婉如清揚或曰如而通或曰猶清揚婉如倒句也

溱洧

士女以脩禊會于水濵此山陰曲水之鼻祖也女曰觀乎數語宛轉流連曲盡游人語態然作淫者自叙之詞非也曰士曰女分明作詩者述語

芍藥一名江離一名可離故相别者贈以芍藥

齊風

雞鳴

或曰美賢妃也或曰陳古而刺今也此俱不必强求但說詩者須就其聲嚮意象之間摹寫其彷皇不安驚疑不定之意當其中夜深宫時時恐雞鳴時時恐東方明無聞自聞無見自見忽而曰雞既鳴矣朝且巳盈矣如匪雞之鳴也豈蒼蠅之聲耶既而曰東方明矣朝或巳昌矣如匪東方之明也豈月出之光耶旋又曰蟲聲在耳今薨薨而飛矣同夢之樂豈不甘之然會朝者行且歸矣無以妽子之故而并累主君

之明德乎汲汲皇皇語意可想至於雞聲之不可爲蠅東方明之不可爲月君未覩朝群工決無遂歸之理一穿鑿便呆然不曰君之荒于內而曰已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故憎我而曰以我故憎君則詩中渾厚和平之意耳匪雞則鳴注作他人口中代說又似間斷

人將曉更倦而思睡蟲飛薨薨府下一甘字亦妙

徐玄扈曰風人之致多是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譬如車輪之轉非𣪊非軸妙在

于空又如鼓響于桴聲不在木火傳于新光不在燼若將意思一句說盡味如嚼蠟又如箭盡力墜氣勢索然矣讀詩者鴛繡金針在此數語正索解人亦不得耳附錄于此

還

首句是巳譽人末句是人譽巳還儇茂好昌臧俱酬報之言字義各相應似兼技藝容止言之

茂技藝之美昌才能之富

蘇秦謂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

夫六博蹹鞠家敎而富志高而揚讀此與盧令二詩

自見其交相稱譽處正是未知鹿死誰手之意爭之

至也

著

此是刺者設爲新婦始見胥而誇示之詞俟著俟庭

俟堂使人讀之而不親迎自見純用雜采青素黃每

章用一色言之瓊華瓊英瓊瑩亦只是一物木謂之

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寔謂之秀榮而不寔謂之英皆

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東方之日

詩中之興語不相屬事不相因者始見于此乃因其時以起興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此殆朝隱而入暮隱而出履卽近之也履發送之也室在寢內闥在門內

東方未明

二章惟其無節末章惟其易知而不知皆刺之也人君果有勤政之心雖夜半投籤亦誠嘉事此云興居無節全是乖張任意忽然蚤起蚤便過當如此等人必于晏朝還多末句不夙則莫句是詩人命意所

屬不刺其莫而刺其蚤亦微詞也

折柳以内外之限較晨夜之限也

南山

魯桓弑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疆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妄行以恣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恐於淫妹以桓之中怯也

首二章刺襄後二章刺桓或曰詩是齊風刺桓正是刺襄處

屨有纁屨、黃屨、黑屨、白屨、散屨、五等、故曰五兩、冠之下結者爲纓、纓之下垂者爲緌。 四如之何、深、恐、之、之詞。

甫田

上二章喻躐等者無益、後章喻循序者自成、意自相承。 末句最可味、言近小自然遠大、正醒出四無字。精神。

盧令

還是相譽、盧止譽人、

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美俱就獵者才藝說田獵時追逐草野儔侶相催便是仁鬈鬈似帶武勇意在

敝笱

刺莊公也笱之敝不能制魚公之弱不能制母

前說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已有往來招搖道路傳笑之意此云其從如雲如雨如水說得恁地無忌恁地無耻然公雖不能制母從者豈不可以君命持之亦亦有此意

唯唯狀魚出入自便意妙品如水猶水之就下也注訓多未妥

載驅

數詩不曰魯夫人而曰齊子皆外之之詞也齊魯之間頻來頻往眞覺魯道蒙塵汶水流穢詩人極狀其車馬僕從覥顏無恥發夕便有日暮而駕不及晨裝意豈弟以懿美字用代醜詆齊子毫無愧縮滿路春風顧盼臨淄忻忻入望情事兩字描出機鋒毒甚

猗嗟

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其所短不言自見自猗嗟
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每章首猗
嗟二字隱隱不露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技
藝之美餘皆威儀之美
人若短小便無儀可觀故體貌俱屬威儀抑若揚言
公雖自家韜歛光輝竟不可遏句法能品禮有疾趨
徐趨中其度故曰巧
儀既成與不可選相似此齊人之詩展我甥似亦本
等稱美之詞明非襄公之子亦太鑿

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亦必成童舞

象旣冠而舞大夏

射皆三耦而止終日食侯美其久而能中也射則貫中而有力也四矢反則兼巧矣射必四矢象有事于四方

諸則字亦詩人微詞也

詩經偶箋卷之三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魏風

魏世家不可考。周武以封同姓。魯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與畢萬。此詩皆未滅時作。蘇氏以爲猶邶鄘之于衛也。

葛屨

首章刺褊急。以事言。次章推其所以刺之故。若曰威儀容貌。非不可觀。而無奈其褊心之若此也。

摻摻四句總是褊急皆由俗之儉嗇來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乃成婦後奉舅姑事裳統于要衣統于襋好人三句以容言象揥以飾言褊心寬說縫裳在其中古人以右爲尊故左爲主位

汾沮洳

三章無淺深以二彼字相呼爲興無度如英如玉俱就容節言之如英謂如華之可愛也如玉謂如玉之無瑕也

蘇子由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大都國之教化卿大夫助之下之風俗卿大夫先之儉固美德然貴臣巨室纖謹拘促毫無餘地氣象狹小自非盛長之机且儉不中禮貪忍皆從此生故二詩深以爲刺張叔翹云玩二詩所謂女手縫裳釆桑釆莫政與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蓋有與民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意微蓄不露耳若止是儉嗇亦未見可刺也

園有桃

韓詩外傳曰無章句曰謠

國家危亡必非一朝一夕之故君臣上下怡然處堂只緣不思其中賢人君子必有先見而抱杞憂者無奈我以爲非人以爲是銅蛇荊棘之歎千古皆然以核充發以憂度曲即典意也以出納相對者大不必驕就歌謠說罔極即就行國說蘇氏云行國告人以不可也不是空空行走是者言式微之國無侯更張之令也詩人意中終有望他深思意在

陟岵

陟岵陟屺陟岡狄懐英太行白雲縹渺親舍之意父曰母曰兄曰臨風淒斷如聞其嘆息之聲矣尚愼旃哉轉爲室中人摹出一番疑慮一番叮囑視諸懐鄉望舍之什倶深一層着意惻惻可念

十畝

賢者有不樂圭紱之意故見桑者生羨慕想非見幾而作之謂也與子之子就同事言非非桑者行字可味雖不能遽還此志決矣

伐檀

各首三句述其事中四句推其志末二句賛其人也伐檀亦是借意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眞伐檀凡誅不遂心之事皆是眞之河干亦只是爲其事無其功耳稼獵只疊上一層不是又將來與伐檀比例然將講于此又謂不攺伐檀之思則以君子眞爲輪輿者流矮人觀場殊可捧腹五不字見厲志處胡取胡瞻如云休想的口氣以不可字代之反不得意趣不素餐卽上看出不必更推深一層

碩鼠

此詩託言之比爲尊者諱故寓意于鼠不必補出正意下文亦不必言鼠不必言人順文說去爲是

三歲貫女誅求之害非一朝夕也逝將去女欲去而尚未去亦尚有徘徊故國意在樂土樂土每重言之似有想慕欣喜之意然亦臆想料度非眞有所指也

唐風

唐堯墟周封其弟叔虞是曰唐侯即所謂剪桐葉而封之者也蘇子由曰唐風寔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蟋蟀

凡人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讀蟋蟀詩可想其勞生敬業憂深慮遠之思

三章開說外深于居憂深于外瞿瞿未見于爲蹶蹶則爲矣蹶蹶未獲其安休休則安矣其意漸深

日月除有過此餘閑又營新歲職事不暇爲樂之意外不是外患若外患又與思憂無别既爲思慮所不及又豈得指寔言之只虛說意味自長

好樂二句只是上語不是着力說非又欲取法古良士也　休休不是安樂是知止知足意人惟不勤儉便妄想妄想便妄爲

山有樞

三章末章更切二且字有勿問其它意此難以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甫樂而憂思卽隨之解樂而死亡以動之蟋蟀之氣象固局促山樞之情旨益悲涼然畢竟是勤苦生事之人故感念勞逸惘怜生死衣裳等旣不過尋常受享且說及時處亦未嘗荒廢時日

一味行樂須不可説得太高曠似晉以後人語

多憂則覺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曰居幽處獨

態態慕遠則雖短而似長應務營業矻矻勞生則雖

長而似短蟋蟀勞生者也

揚之水

作此詩者曲沃之黨如鄭人之私叚者然揚之水水

桑石剛水石相激以喻晉曲沃之勢也素衣朱襮宛

然黃袍加身之意矣我聞有命但隱隱説欲舉事便

了不可明説傾晉　素衣中衣也玉藻孔氏疏引皇

氏曰凡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加袍繭夏則葛次加祭服若朝服用布衣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加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朱襮者染繒爲赤色爲中衣領緣黼則獨于領中也

椒聊

此詩鍾伯敬以爲誦功樂成之詞當未然彼其之子外之也椒聊且二句嘆之也分明晉室忠臣見沃日盛彊漸成尾大孔子龜山操云我欲望魯兮龜山蔽

手有斧何又柰龜山何尼父亦將荷語如此

之手無斧柯柰龜山何即此意也

上以椒之蕃盛與沃之强大下以椒之遠條而寔益繁喻沃之將來而勢益盛埤雅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沃以支子受邑故與取義于此二升曰匊匊大于升碩大言其氣髮篤則盤據愈深厚矣

綢繆

此以偶然而見爲與今夕何夕四字喜甚有喜慰驚疑恍然如夢之意如此良人何歡樂有盡喜幸無量唐人所謂東方漸高柰樂何此語止可意會著一語

講不得婦語夫夫婦相語夫語婦皆詩人述詞也

杕杜

葛藟之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常棣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與此互相發此詩非求助于人也傷巳之無兄弟以為助耳玩嗟字兩胡不字反覆傷悼分明只嘆不相親助究竟亦無覬望責備兩心只見巳無兄弟之可哀與上不如我同父無二層比以心言有眷戀意次以事言有扶助意　以獨生之杜甚茂反與獨行之人無與

羔裘

此詩朱傳無定解或美或刺諸說紛紛當是刺意隱然而口中祗作怨望之語居居我所賴以安居也究究我所恃以究察其疾苦者也豈無他人謂非無他人之可從非我所托命則維子之故且好不容他適也此責人之忠厚者也

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閒之以豹皮飾袖口

鴇羽

鴇之羽不便樹止比民之性不便勞苦此詩比頭不

比尾又一比例是比体之似興者呼天者興幸之詞失養則失所故曰曷其有所征役無已故曰曷其有極子廢常職故曰曷其有常

無衣

詩若爲武公請命之詞偃蹇不恭無人臣禮或詩人惡之醜之特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

豈曰無衣五代劉仁恭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正是此意安吉輿非復顧天理重王命只是不借天子名色無以內制國人外抗與國便覺危而

不安因而不吉服之不安穩便有不暇煖之意便不煖了　武公自立三十七年始以寶器賂周釐王夫子存此詩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道之衰也堂堂天王豈有馳亂命獎凶人公行賄賂之理今日命武公于曲沃后日復命三卿爲諸侯在武公固爲不爽之報而周之于晉巳爲再失道矣

杕杜

總好賢無已之意看來噬肓適我固未必君子貞以寡昧見弃曷飲食之注直作無自而得飲食之則中

誰與獨處如云誰人來伴我獨居獨則無與與必非獨正以不

心妍之厥輕布甚意趣語意只一氣說俱是與望之詞非絕意之詞

葛生

前三章感物而自悲其無所依后二章則思而極望之詞近於傷矣

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易亦有之匪寇婚媾獨旦猶獨夜也古詩長夜漫漫何時旦

夏日冬夜思境最難排遣維此二時江淹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陶詩造夕思雞鳴及晨願

鳥遷同此意有謂思到沈痛時日便如夏夜便如冬不以春夏言者亦似有致兩存之

采苓

此詩之比與碩鼠同例俱不欲斥言其事姑指一物言之人之為言上不必更補正意緊承采苓說去但不必更說采苓凡托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彼即言此也

苓生于隰苦生于田葑生于圃三者皆非山中物而曰顛曰下曰東歷歷可指此讒口之善狀也荷亦無

信哉指讒言無信實看下無與無從卽自聽之者無聽信說亦可讒言罔極原欲見用不期于舍原欲見信不期于無然今日舍旃曰毋然則如簧之舌泪矣故曰胡得焉

秦風

魏唐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夷矣

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

此詩遂作于襄公始爲諸侯時秦仲爲大夫未必有寺人也

濫觴也。

車隣

美秦仲也。秦伯翳之後。栢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末孫非子。周王使養馬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秦谷。曾孫秦仲。宣王命之爲大夫。始有車馬侍御之盛。今觀列國諸詩。大都流蕩淫昏。有日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禮樂。其氣蒼厲激昂。已有超八州畢六王之槩。即逝者其亡數語。與山樞同一感動流連。然彼讀之。尚不免王處仲擊壺長歌。桓宣武扳枝拭淚。而此

詩慷慨悲涼真有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之意獨其壯烈處神氣矯露盡屬末世君臣鼓舞功名之象並坐鼓瑟雖復簡易宛然戎夷舊俗今者不樂便隱然惜時爭長不能坐待居諸視豳之朋酒羔羊公劉之執豕酌匏上下太和王伯之氣截然秦之興固于此可見即秦之終于秦亦在此矣

車馬寺人皆創見二有字有創意在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亦不必比肩今者不樂或以爲樂前車馬寺

人固不是即以爲樂國勢之方新亦未是大抵看詩當得其大意不必如此拘滯也逝者其耋其亡還就國人身上非就君說即山東父老扶杖往觀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同意

楊升菴謂秦初政便用寺人其後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閹人之禍已見于此夫子删書以秦誓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删秦風者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知者特以近惟而不言耳

駟鐵

獵非先秦之所無也威儀氣象之改觀則今所創見也一章往狩時事二章方狩時事三章畢狩時事駟驖屬馬之盛六轡在手不是說御之善只帶在馬上說奉時辰牡虞人奉之也孔碩不重禽獸之多只重翼獸之儀上左之左公所乘之車也命左即左正五御逐禽左之法御者之範馳驅也舍拔即中射者之如破也遊于北園只將人遊馬閑車輕大暇平平散散重重叠叠敘去自見從容整暇光景

車隣曰寺人駟驖曰媚子偏伯之氣當得意時遂有便嬖滿前之象然終事而載犬田以講武非以從禽走狗相逐視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景色又別

小戎

秦起戎落之間襄公初政遂能脩其兵甲致其果毅一時車精馬良器械工利有戰勝攻取之氣且其制度精巧處置周密一婦人能言之雖宿將舊卒不過于此秦之興尚武功而士女樂戰漢之亡重名節而女婦爭死風之所被其感如此

各章上六句誇車馬之盛下因及私情重報君父之讐上首章小戎五句是車騏馵句是馬析言之小戎句車軫之制也五楘句車衡之制也游環御驂之外出也脅驅馭驂之内入也陰靷句使驂馬引車之制也文茵車上之物文采昭也暢轂車之制馳驅便也二章四牡四句屬馬龍質二句是車上用物之制也軜驂内轡也不可當陰靷之靷彼是引車之靷此是控驂之轡也此句所主在服所重在鋈不重制驂上三章俴駟句是馬中五句只鏤膺屬馬餘恭車上之

制矛以擊刺伐以捍蔽韔以藏弓二弓以防折毀閉縢以示約束皆車上所用也厭厭二句本因思而想像其人若曰以賢故思之則失其旨矣厭厭言其安閑凝重秩秩無非閒之言也餘注已明可一一核之自審

兼葭

此詩意境空曠寄托玄澹秦川只尺已宛然三山雲氣竹影風聲邈焉如仙大都耳目之下不乏幽人豪杰何懷白有高寄只此杳杳可思正使伊人與作詩

者俱留千古不盡之味更不必問其所作何人所思何侶也兼葭二句形容秋江景物總非筆墨所至此與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已置今古文人秋咏都落下風至今容與寒汀者一念此語不獨意會且覺心傷在水一方原從浩淼波光之外若滅若沒若隱若現恍見此境與下道阻且長宛在水中央更無二際此等處境象自知語言皆贅若以爲意在一方及求之而道終阻而中央終宛在者固非以爲既遡洄求之復遡游求之者亦未妙得其解也

且長在彼濤洶湧上看且躋水高難上且右水廣難值也

終南

以終南與君子以條梅紀堂與容服君子至止便見始蒞新都意錦衣狐裘諸侯受皮弁之錫于天子歸而享國則服此告廟後不更服之矣顏如渥丹花名體之移也其君也哉口中始見驚喜之詞黻形如亞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皆裳裳亦衣故曰衣勿誤作二物壽考不忘非祝其壽也欲其久居此位

耳錦衣黻繡見非緇衣之舊佩玉見非三命葱珩之舊

黃鳥

黃鳥羽毛聲音之美人所愛止于棘上桑亦人所采楚亦人所刈鳥性見人則駭故以喻三良之死非其所

如可贖兮正痛恨其必不可贖也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無死便失詩人渾厚之音

應劭云秦穆公與諸臣飲酒酣公曰生同此樂死同

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果爾三良之罪更甚于穆康矣夫君為其社稷死則死之齊莊之難晏嬰徒枕尸一哭而出況太平無事徒以七尺殉君杯酒之盟此安陵之所以蓐螻蟻虞兮之所以等逝騅耳丈夫作事何至于此

晨風

雍州無鄭衛浮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之歌是也如何如何無限忖度忘我寔多無限怨報却無限含畜然不須說向富貴上去

物有所托人無所依晨風之興也物與地相宜情與事相係山隰之興也　木皮青遠望如駁馬曰駁六據所見而言

無衣

岐豐周故地文武成康膏澤弘深東遷而后共主贅旒玩王于興師一語閭井小民一衣袂相結約遂欲拱神京戴天子同讐兩字明明捐私怨徇公憤贏糧躍馬之氣目眦可裂心血可瀝今讀其詩開口豈曰無衣豈惟意氣忼慷且其音節壯厲雄爽真有岳將

軍直搗黃龍之槩惜乎周不能用其衆秦鼓其鋭氣而有之反以卜三十世蒼姬之曆耳　傳中章末數語殊可玩

鍾伯敬曰此詩要寫出壯狠親暱之象

玉藻云纊爲襺緼爲袍純著新綿爲襺褸用舊絮爲袍

我赴敵而子未嘗後至子陷陣而我未嘗却走曰同仇相死也非以相恤也　澤褻衣近汚垢故曰澤袴也

渭陽

只我送舅氏四字已說得極親熱極纒綿矣送之非以爲遠然渭水瀰瀰照人離別登山臨水送將歸自覺別路淒然送之非以爲厚舅氏之人當爲列侯故贈遺皆康侯服御之物悠悠我思對生者忽念死者意中淒楚口角悲涼欲言更不盡言大都別最銷魂更益以生死之痛其感更深且舅氏將離因而念母此亦情所必至文生于情其此之謂矣

夏屋

秦尚首功簡弃賢士夏屋之詩即坑儒焚書之漸也

此詩與馮驩鋏歌相似夏屋四簋即車魚之意向以大俎爲夏屋不若以授室看更妥造車始于輿造衡始于權故以權輿言始　楊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

詩繹偶箋卷之四終